



纪录片《雪域高原那一抹绿》拍摄背后—— 焦波带团队在日喀则蹲守80天



□吴长远

自驾2200余公里,辗转抵达日喀则

接到纪录片团队要来的消息,我第一时间与焦波老师对接,沟通进藏日期、食宿交通等相关事宜,焦波老师考虑到我们将于2022年7月份结束援藏任务返回山东,遂定于5月上旬进藏。

焦波和他的徒弟覃猛于5月9日抵达日喀则。见面后,我才知道,两人5月1日就已动身启程,先从济南飞赴成都,接着由覃猛驾驶事先租好的一辆车沿川藏线往日喀则赶。途中两人边走边拍,2200多公里的路程,用了整整9天。起初我以为两人是借机把七天假作为旅游观光时间,听覃猛一说才知道,是医疗专家建议这么做,因为焦波老师上了年纪,身体较弱,担心他直接飞到高原承受不住。

不过,我当时问得不深不细,直到回山东许久因为焦波老师向我求助,才知道焦波老师长期患有肺炎,久治不愈,为此我自责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雪域高原美丽而又凶险,一个小感冒都可能引发急性肺水



肿、脑水肿进而夺人性命,一个长期患有肺炎的人,是不适宜进藏且长时间驻留的。焦波老师抱病进藏,简直是拿着生命在冒险啊!

我没有和焦波老师就这个问题深入交流,只能暗自揣度他以身犯险的原因,一是他视艺术如生命;二是他对援藏干部及其从事的援藏事业抱有深厚感情;三是他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,因为他早在1997年就曾到海拔4500米的昂仁县拍摄过淄博援藏干部人才,在《人民日报》发了一个整版。他说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前缘早已注定,但应该是那次进藏经历给了他自信。

拍摄周期从40天延长到80天

见面之前,我的内心是忐忑的。我是普普通通的援藏干部,他是名扬天下的摄影师和导演,他架子会不会很大?是不是很难沟通?事实很快证明,我多虑了!

焦波老师其貌不扬、穿着朴素、头发很长、不修边幅、为人谦和,这是焦波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住,就在我们山东援藏公寓;吃,则和我们援藏干部人才一起吃食堂。食宿条件跟酒店无法相比,我很抱歉地对焦波老师说,“我们条件有限,比较简陋,您多担待!”没想到,焦波老师爽朗一笑:“哪有那么多讲究,能吃饱能睡觉,不耽误干活就行啦!”

焦波老师一行一到日喀则,就进入了工作状态。无论是当晚接风洗尘,还是翌日到食堂用早餐、介绍山东援藏情况,他们随时都在拍摄。

之后,我们到焦波住的房间就拍摄计划进行深入沟通。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,主要聚焦山东援建的白朗蔬菜产业进行拍摄,周期40天,最多不超过两个月,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将片名定为《雪域高原那一抹绿》的原因所在。

我认为该计划比较单一,不能全面反映山东援藏工作,建议将拍摄内容扩展到民生、产业、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智力援藏和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等各个方面。推翻原定计划,重构拍摄计划,难度很大,但既然焦波老师诚恳征求我的意见,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没想到,焦波老师听后,思忖良久,竟然爽快地答应了,并且表示由他去和投资方沟通协调。

接下来,我们又谈了很多很多。长时间谈话,害得我气喘吁吁,焦波老师虽然吸着氧气也不轻快。

沟通结束,我起身离开,焦波

老师和覃猛坚持送我出门,在走廊里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大兄弟,咱们这部片子成啦!”我扭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,他说:“听你聊了这么多,我就知道这部片子成了!我们心里有底了!”一番话说得我我心里热乎乎的,这是一个艺术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肯定!

我的一个建议,带来的是整个纪录片思路的变化。焦波老师他们原先用心构思的计划被放弃,要耗费更多的精力重新构思,拍摄范围也从白朗县扩展到了山东对口支援的相关部门和五个县区,拍摄行程大大增加,拍摄周期由原定40天到两个月延长至80天。

但我从来没有想过,除了时间、精力的成倍增加,还有拍摄制作成本的增加。后来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管此事的李广昌处长交流,才知道该项目立项资金只有60万元。参照以往拍摄制作片子的惯例,一般每集50万元左右,这部片子最终剪辑到6集,资金差距不是一般大,但因为无法追加预算,超出部分只能由焦波老师自己承担。

按照商业逻辑,焦波老师纯属“赔本赚吆喝”,但他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,也从未提过一句资金方面的要求。

这也是让我对焦波老师感到歉疚的一面。如果不是我的建议,他们不会在高原停留那么长时间,对他的身体也许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;如果不是我的建议,他们的拍摄制作成本就会降低很多,实现盈余。

一个人宁肯往里搭钱也要拍摄制作山东援藏纪录片,除了对艺术的挚爱,对山东援藏干部人才的深情,还有其他的解读吗?

他不是“傻”,而是“痴”啊!

白天拍摄、晚上制作“连轴转”

5月12日,来自云南的知名摄影师濮演老师飞抵日喀则,与焦波、覃猛会合。

此前,焦波老师和覃猛各住一个房间,濮演老师到来后,焦波老师主动提出和覃猛住一个房间,将另外一个房间让给濮演老师居住。焦波老师的解释是,“和覃猛住在一起,便于工作!”

团队聚齐后,很快进入了紧张的拍摄工作。从他们身上,才明白什么叫“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”。

有时,为了拍摄援藏医疗队治病救人的过程,他们深更半夜

甚至凌晨两三点跟着医疗队员一起到医院出急诊。

为了拍摄文化援藏和医疗援藏,他们三人强忍着剧烈的高原反应,先后三次赶赴海拔4500米的昂仁县,拍摄迥巴藏戏和获得救治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。

为拍摄产业援藏,他们辗转桑珠孜区、白朗县、南木林县等多地。

雪域高原,山东援建的多个项目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,其间究竟吃过多少苦,受过多少罪,因为我未能全程陪同,不得而知。

到了后期,他们开启白天拍摄、晚上制作的工作模式,常常通宵达旦工作,每每到他们住宿的房间,看着始终处于开机状态的机器和疲惫的眼神,我都感到十分心疼。我总是劝焦波老师慢下来,可他总说时间紧、任务重,得往前赶。

不知不觉,焦波老师一行三人在日喀则驻留了近三个月。原本计划是我们为他们送行的,没想到,拍来拍去,最后成了他们为我们送行。7月26日,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离藏返鲁,他们一路跟踪拍摄到日喀则和平机场,直到我们乘坐的飞机消逝在镜头中。我们撤离后,他们又拍了几天新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的工作、生活后才离开日喀则。

从5月1日启程赴藏到8月7日返回内地,整个拍摄历程前后长达100天,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来自山东援藏一线的镜头,真实记录了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扎根雪域、投身高原、脚踏天路、砥砺前行、全面反映了山东援藏干部人才“缺氧不缺精神,艰苦不怕吃苦,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宝贵品质。

后来,我知道,拍摄团队结束西藏拍摄后,先撤到云南休整,结果在那里焦波老师昏倒了,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劲来。

后来,我知道,他们后期制作又投入了大量精力,先后数次修改,为了将藏语翻译得更准确,还专门聘请了一名藏族同胞到山东跟着一起工作。

去年十二月份,我正带领专家组在德州参与新冠疫情防控。一天深夜,焦波老师忽然给我打来电话,听上去,他的声音很虚弱,呼吸很困难,他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自己难受得很厉害,想到济南求医,希望我能提供帮助。我赶紧联系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将他收治入院,经过一段时间治疗,焦波老师的命是救了回来,但是听他的声音,终究是元气大伤,大不如前,没有底气,虚弱到了极点。

▶焦波在拍摄过程中
▼焦波拍摄吴长远一家与德吉央拉一家时留影

